

第一回 生女别妍媸疗贫学曲 得人在妩媚送笑登龙

却说中国人的思想 向来是是古而非今 以为五帝时代不如三皇。夏商周三朝，不如唐虞。唐宋元明，不如汉晋。甚至降到清末 以为咸同时代的人 不如乾嘉 光宣时代的人 又不如咸同。像这样一步一步退下去 千万年后 不知道中国人要变成个什么样子了。

这话可又说回来了 这种思想 却也不能说他毫无根据。有人说，民国八九年的北京看到民国二三年是唐虞之世。到了民国十六七年，看民国八九年的北京，又是唐虞之世。然则社会上的现状 是一步一步后退的 岂不显然 诸君莫说这是笑话 本来稗官小说 也就卑之毋甚高论。在我动笔时候 北京已是北平 都城南迁了。回想当年 真和现在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本来国家迁都 自有他的大道理，吾侪小民，何必置什么未议。不过一个人目睹沧桑 这荆棘铜驼之感 是少不了的。加上我的朋友 和我朋友的朋友 他们在这几年之中 或兴或衰 或留或走 也就极苍狗白云变幻之态了。我们怎能无动于衷？

世界上的文字 本来就不必到一种特异地方去寻材料 只要说得尽情 言之成理 自然成章。况且小说一道 本来是街头巷尾之谈 那种材料更是俯拾即是。所以这一部小说不必装腔作势 说什么有托而述。也不必说楼阁凭空，全是杜撰。不过把斯人耳闻目

睹的事 似乎可资玩味与谈助的 随便记将下来 文学里面 加些小说匠固有的点缀，作为长篇小说。所以老老实实，就名他为《斯人记》。

《斯人记》云者，一可说是斯人所记。二可说是把斯人事记将下来。若说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作者斯记，有独清独醒之感。则吾岂敢？那倒不如说是死人所记为得了。闲话说了半天，我这一点感想，却从何而起？我记得古人有两句诗：“溪边多少如花女，头白溪头尚浣纱”。这正是说，人生有幸有不幸。而我所忽然感到的 就是有两个女子 同时学艺，一个升天，一个坠地。足以代表一部书上人物的缩影，不如就把她请来，作一个开场人物。而且她关系半部莺花，一朝声色，倒也不愧作一个说部先锋。

若论这个人是谁，在若干年前，她不过是十六七岁的小家碧玉。她是旗人，父亲姓个寿字。自个儿小名菊儿，一直到十五岁，依然是这样叫着。可是父母不和，打了一场官司。不知如何，她父亲是大输特输，判了永远监禁，小菊就跟着母亲过活了。她母亲是个能干人，一向带着三分男性。满胡同里都叫她一声寿二爷。寿二爷除了丈夫，只有一个独生女儿。过起日子来，未免显着枯寂，而且先是一点进项没有。到后来有一个好街坊，倒和她很好，就在一处合作寻生活。这人姓牛，单名一个贵字，人称牛大爷。牛大爷是个白肉胖子 银盆一张大脸 只因为脸上肉太多 向上一拥 把眼睛的眶子挤小了，只剩得一条缝。他脑袋后面，比脸上的肉更多，在后脑勺子下，涌出一大撮肉。一层一层地叠将起来，像半个葫芦一般。他前后有这两块肉一挤，脑袋上万万生不住头发，就秃着一颗脑袋 由此一来 人家又给他起诨号了 背后叫他大秃牛。

大秃牛是个混混 前前后后 几条胡同 没有不认识他的 这胡同里要发生什么小事，他一拍大腿从中一劝说，大概就可了结。寿二爷因为他这一点，觉得他够朋友，就和他联合一处，开了一座洗衣房。另外请了一个教戏的给菊儿教戏，两家三口人过日子，虽然

苦一点，究竟也有个办法了。这个教戏的叫短腿李。原是个唱青衣的戏子，只因扮相不好，唱不红。到了中年，索性倒了嗓子，不能登台，于是就以教戏为生。这一条西城根胡同里，他教了两个女徒弟，一个是菊儿，一个是吕家大妞儿。不知不觉教了八个月，就送她两个人到天桥小戏园子去登台。先是充些零碎，后来有点舞台经验了，菊儿改名芳芝仙，大妞儿改名吕芝仙，唱正式的角儿。唱了两个月，芳芝仙大红特红，由开锣戏改到唱压轴子。吕芝仙却还是唱前几出戏。

有一天散了戏，两个芝仙同坐了一辆人力车回来。到了寿二爷洗衣房门口刚刚下车，却碰到吕芝仙的母亲，在油盐店里买东西回来。她母亲吕大娘怒从心起，因冲着芳芝仙的面子，又不好骂，勉强笑道：“哟，孩子，你拿多少戏份了，又坐洋车回来。”芳芝仙在身上一掏，掏出十几个铜子，给了车钱，就回过脸来，笑着对她道：“大婶，你别怪大姐了，她原不肯坐车，是我请她的。”在她们这样说话时，寿二爷听了便赶出门来了。大妞妈一看寿二爷，头上梳着一个钻天旗人髻，倒有两绺头发分披到耳鬓边。身上穿了一件蓝布大长袍，两只衫袖，各卷了一角，手上拿了一块盘子大寸来厚的锅饼，咬了几个大缺口，嘴里还是鼓起咀嚼着。彼此一见，远远地各蹲了两蹲，请了个半截儿安。寿二爷笑道：“大姐，家里坐一会，喝碗水去。”大妞妈道：“我正有几句话和你谈，坐一会儿吧。”于是寿二爷领头，将大妞妈引到屋子里去坐。两个姑娘，也都跟进来了。

寿二爷一看大妞妈放下的菜筐子，里面有一个纸口袋，盛着一袋杂合面，另外一只粗饭碗，盛一点子香油，筐子上横搁着一大把二尺来长的老菠菜。寿二爷一见，笑道：“大姐，你真会过日子啊。”大妞妈道：“这有什么法子呢，你瞧，他爸爸到张家口去了，是两三个月不给家里来信。我们这丫头和你家姑娘一块儿学戏。你姑娘学多少了，他还是这两手。这就全靠她，每天拿五十个子的戏份，房钱该下两个月来，房东直催。这年头儿，吃什么都涨钱。

杂合面，今天又涨上一个子儿。吃什么也吃不起了。这要不省一点 怎么办啦。前几个日子 为了会钱 到处抓不着 把一件大棉袄当了。我想写一两银子，打算除了一块会钱，还剩两钱使。可是当铺里，凭你怎么说，就只肯写八钱。刚刚是够那注会份儿。我就怕当当，这个日子用得痛快不是？下年一刮大北风，你瞧，这就够着急。’寿二爷放了那锅饼 将手在大腿上一拍 说道：“你这话一点儿不错 我只要能对付过去 就不敢当当。”大妞妈道：“老姐姐 你这日子就好过了 不说别的 就靠大姑娘这戏份 每天二十吊钱 你就够花的。合着现在洋钱的市价，这也就够三四十块钱一个月了。将来再有机会，到大戏馆子里一露，凭她这个扮相儿唱工儿，准红得起来。一月不定挣个三百五百的。我这丫头可就差得远着啦。”说毕 叹了一口气道：“干脆是没有指望。”寿二爷道：“我的意思 你们大姑娘，不要唱青衣，改唱衫子吧。现在唱衫子唱得好，比唱青衣还容易红。”大妞妈道：“除非是那么着。我想她师傅来了 求你给提一提。”

寿二爷一面说着话一面提开水，沏上一壶茶。放到桌上来，斟了一杯 放到大妞妈面前说道：“这不是末子 是二百一包的 你喝一杯。”大妞妈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笑道：“是好的 不错。不瞒你说，这一阵子我因为给人家作一点，晚上老是熬一个大半夜。据人说喝点茶 可以不打瞌睡 所以常常买三百一包 二百一包的 到了晚上自己沏着喝。这真不假 喝下去 就不要睡。”寿二爷道：“大姐，您可别这样，现在你勉强地做，就这样过去了，病根可种在身上。将来上了一点儿年纪，全发出来，您可招架不住。”大妞妈道：“我哪里不知道 可是要不这样 现在就没有日子过。”说毕 不住叹气。寿二爷道：“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你那份苦日子 我也知道。今儿个下午李师傅要是来了 我给他提一声儿 把《乌龙院》《翠屏山》《双摇会》这些戏 先教给你姑娘 这样的戏 只要肯卖力 总可讨好的。”大妞妈站起来提了菜筐子 口里说道：“费您心了 将来我再谢

你。家里还扔下一个小的，只嚷饿啦，明儿再来坐吧。”说毕，和吕芝仙一块儿回家去了。

芳芝仙见没有了人，这才笑道：“妈，我上回不是告诉你，有一个姓刘的捧我吗？今日我没上戏馆子的时候，到九岁红家里去了一趟，可就碰着他，他死七八赖，一定要请我今儿个去吃馆子。我听人说，他当过大兵，我可不敢去。”寿二爷道：“当大兵的怎么样，他不是人吗？这人捧得很久，请你吃饭，去一趟也不要紧。他真要能花钱，就让他到咱们家来坐。我们要人捧，想尽挑小白脸，那可不成。”芳芝仙一撇嘴道：“你这是什么话。只要捧过我的，我是满应酬，没有不理的。若是不理会，我现在哪会唱得这样红。”寿二爷道：“在天桥唱戏，红一辈子也是枉然。你师傅给我提好几次了，说是游戏场的坤戏班子，还要添一个青衣，可以想法子把你介绍过去。我是催了好几回了，他老是说不忙，我又不好老逼着他。今天他来了，你自己对他说说看。”芳芝仙道：“要好大家好，还有什么怕说的呢？今天他来了，我和他说，保管有几分成功。”寿二爷笑道：“你瞧，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风门一拉，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头戴青布小瓜皮帽，结着樱桃大的红疙瘩，耳朵上夹了大半根烟卷，满脸黄黝，配了短胡片子。身上灰布夹袍，也不知道有多少斑点。外套一件青布夹马褂，由青转成了焦黄色，倒是袖口上有两处地方，放出一片油亮。他提着个蓝布胡琴袋，走了进来，笑道：“怎么提上我了？”这人就是那教戏的短腿李。寿二爷道：“您来得正好，刚沏的茶，喝一杯吧。”于是芳芝仙就倒了一杯茶，递给短腿李。他笑道：“你们不用说，有什么事谈到我全知道。”芳芝仙笑道：“您说，这是什么事？”短腿李笑道：“你娘儿俩，梦里也想的，不就是进游戏场吗？唱戏就怕没有本事，有本事，自然会红，自然有人请，你们忙什么？这件事，我比你们还急呢。我作师傅的，还不愿徒弟好吗？”寿二爷一拍手，哈哈大笑道：“我们姑娘，究竟比我机灵，他就说你也望好，不会不放在心

上的。不过这件事 是咱们求人家 不是人家求咱们。人家要找一个唱青衣的人 北京城里要多少 也用得着到处找吗 我想总是费您心 多去找人家两趟。’短腿李道：“我不是不去找人 游戏场的那个经理是南边人，他坏得没有人比他再坏的人。你要是多去找他一两趟 他就知道你上劲 他可满不在乎。说起包银来 你准不敢开大口。’寿二爷道：“我们只要搭得上大班子 就不必谈价钱了。他就给二十块钱包银我也唱。游戏场的人 比天桥的人 总强个十倍。只要有人捧 你瞧吧。就是没人捧 这一上了大班子 以后就好办了。’短腿李道：“我实在不愿抢着办。既然是你说不在乎包银 我想那总行。今天晚上 我就给你进行。’寿二爷听了 站将起来 向短腿李一蹲身子 笑道：“我这儿先谢谢你了。’于是在身上掏了一阵子 掏出一大卷东西 有包茶叶的纸 有十几根取灯 有两三张铜子票 有两三张破手纸 有二十多个铜子 还有一小卷蓝白绵线。

她看了一眼东西 又伸手到衣袋里掏去 闭了眼睛一会 想着道：“呀 哪里去了？”芳芝仙道：“妈 你丢了什么 又是钥匙吧？”寿二爷睁眼一看见手纸中间 露出一角红纸 笑道：“在这里了。”揭开叠的手纸 原来是包大爱国烟卷。那烟盒子 压得平平的像一块纸壳子一般。拿它起来 向左手心里一倒 倒出许多烟末，一根整烟，一根烧焦了头的半截烟。那烟卷因盒子是扁平的，也压扁了。寿二爷将那根整的，在桌上缓搓了几搓，递给短腿李，笑道：“五爷 抽根烟。’短腿李接过烟来 看了一眼 也笑道：“这是上两个礼拜六 我在这儿看见你买的 今儿个还有？”寿二爷道：“菊儿她干爸爸 他抽关东烟 我除非上毛房 不然 可不抽。’芳芝仙笑道：“您真缺。’寿二爷两手伸着一翻说道：“又不是外人 怕什么？”短腿李笑道：“现在男女平权的年头儿 说这么一句话 很不算什么。’寿二爷道：“这不结了 谁吃了能不拉呀。”这一说大家都笑了。

短腿李道：“大姑娘 你今天把那《梅龙镇》再唱一遍吧 还有一

两个字不大对 改一改就行了。’于是拉着胡琴 让芳芝仙唱了几段 将胡琴弓一收挂在线纽扣上 笑道：“行了 我这就去给你办事。今天怎么大妞没有来？这孩子就是这样不用功。她妈只抱怨孩子唱不红 就不管她孩子来学不来学。”寿二爷道：“今天可不怪她不来。因为她妈刚才在这儿去 托我有话和你说。”短腿李道：“她还有什么话 难道埋怨我教得不好不成？”寿二爷道：“那倒不是 她也是直抱怨她姑娘不行。因此和我商量 想不学青衣了 专唱衫子。”短腿李一皱眉道：“唱衫子 唱六子也不成。都是我的徒弟 我不能背着谁说谁。可是大妞这孩子 我实没办法。《汾河湾》四句原板，闹了一个礼拜 还不对劲儿 这件事我懒得说了 先把你们的事办妥了再说吧。”说时把耳朵缝那根烟取下来点着吸了 口里喷着烟，就溜达出来了。

他一想 这件事 先得找那后台管理袁大头。只要他多说几句好话 经理也就碍着面子 只好答应了。因此在胡同口上 二荤铺里 吃了一点东西 雇了一辆破人力车 就到游戏场来。

他们吃戏饭的人 把门的也都看得出来 他说是找人 就让他一直到后台去。到了后台 只见那袁大头 扯了几个扮了戏的女孩子 直向戏帘子下推 口里连连说道：“上 上 上。”一阵风似的 把那几个女孩子送上场了。一回头 又嚷道：“还有人呢？”就在这时，他看见短腿李了。笑道：“请你待一会儿 我就来陪你。”短腿李道：“不要紧 你去招呼她们吧。”

一会工夫 袁大头过来 拉了短腿李到一边去笑道：“我老想请你喝几盅 总是没有工夫。”短腿李道：“咱们自己哥们 还讲这个。我就是为了上次托你的话 听不到一个信儿 不知道成不成？”袁大头道：“不是你来说 我倒忘了。这倒正是个机会。我们这儿后天又要走一个青衣。经理正和我商量，要找一个扮相儿好的。我还没有说定人呢？”短腿李听了这话 心里就是一喜。因问道：“大哥，你现在有事没事 抽得开身子抽不开身子？”袁大头道：“倒是没什

么事。’短腿李道：“这儿也不是说话的地方，我请你喝一盅去，咱们慢慢地谈一谈。”袁大头道：“我刚吃过晚饭了，而且这儿也走不开。’短腿李拉住他的手，回头一望，见没有人在身边，便道：“离这儿不远，有一家熟人，我们去烧两口。”说时，伸开右手的大指和小指，将大指放在嘴唇边，笑着问道：“您瞧怎么样？”袁大头眯了眼睛，笑道：“怎么着，这地方你比我还熟。”短腿李笑道：“别的事我不敢说。你要抽好土的话，交给兄弟我了。保管比哪儿还强。”袁大头道：“那我们就去一趟，这儿丢下，也没有什么。”

短腿李见袁大头已经答应去抽烟，心里很是喜欢，就和他到一家私卖大烟的人家来。短腿李引他进来，这人家平房三间，除了中间屋子不算，两边两只大炕，一边炕上各摆下一副烟家具。他们一直走进房，早就有个二十多岁的娘们，笑着迎上前来招待。先把烟灯亮起，挑了二个盒子烟膏放在炕上，袁大头望着那豌豆大的灯火，不由得张了一张嘴直乐，于是二人放头横炕睡下，扶起烟枪，鸦雀无声的各烧了几口。直等到满屋子烟雾腾腾，短腿李这才烧了一个极大的烟泡子，向斗里一插，然后顺过枪口，对袁大头道：“大哥，您抽这一口。”袁大头手扶着烟枪，却笑道：“怎么尽让我抽？”短腿李道：“你先抽这一口，下一口我就抽了。”袁大头也不客气，就捧了枪抽上。短腿李提了烟签子，就着灯火，给他拨弄枪斗上的烟泡，一面说道：“咱们哥儿俩，同混了这些年，彼此什么事不知道，你瞧我现在闹到这步田地，就不成个样儿。虽然教了几个女学生，全不争气，没有一个成的，我这一辈子，就算完啦。现在总算有点希望，教了一个芳芝仙，戏是我教的，我不是在您面前吹，若说她的扮相，明儿您瞧，和游戏场的坤角儿一比，准不能比下去。就是一层，没有机会上大班子。在天桥红上一辈子，那又算得什么？”他说话时，袁大头口里吸着大烟，鼻子里就不住地哼哼。他一骨碌爬起身来，拿了烟盘子边的茶壶，嘴就着嘴，昂起头来，骨都骨都，喝了一口瘾后茶，然后鼻子里嘴里和火云洞一般，雾气腾腾的将烟喷了出来，他

面孔倒好像是江西的庐山，完全都隐在云雾里了。这时他带喷着烟带说道：“我也听见人说，你教出一个好徒弟来了，这姑娘多大岁数了？”短腿李道：“才十七岁。大哥，要不，我带来给你瞧瞧。要是成就费您心，这个缺别让人得去了。真是不成，交情是交情，办事是办事，我不能说一定要您办成。”说着话时，又是烧了一口挺大的烟泡子，插上烟斗，顺着枪送了过来。袁大头将手背一反推烟枪说道：“得了，我够了，你自己来一口吧。”短腿李哪里肯，一定要他再吸这一口。

一阵烟瘾，过得袁大头心满意足。坐将起来，把手按了一按膝盖，说道：“好兄弟，俗言说，肥水不落外人田，这一句话，你都不知道吗？这孩子据你这样说，一定不会错，你明天带她到我家里，当面谈一谈。回头我带她去见我们那经理。因为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爱这么一点儿虚面子，总得先敷衍敷衍他。”短腿李只要那事办成，袁大头怎样说怎样好。

到了次日，在南方稻香村，买了四色点心，又在水果铺子里，买了一篓水果，带着芳芝仙到袁大头家去。袁大头一见短腿李提了许多东西，走到院子里，心中早就是一喜。再一看，后面跟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正是一副鹅蛋脸儿，漆黑的眼珠，漆黑的头发，正好配上那一张白脸。旗人家姑娘，多半是直挺挺的，这姑娘的腰身，却十分苗条。不用猜，就是那个芳芝仙了。

袁大头由屋里向院子外一窜，连笑带嚷道：“这是怎么说，来就来是了，还带东西作什么？”短腿李还不曾说话，芳芝仙便止住了步，遥遥蹲了一蹲，四平八稳，给袁大头请了个双腿儿安。袁大头笑道：“这就是寿老板了。很好，很好，请进来坐。”袁大头的妇人金氏也迎了出来，把芳芝仙请到屋里，满盘招待。芳芝仙本来预备了一肚子的戏学，等候袁大头考试，不料袁大头竟是说好，一句也不曾问。短腿李是个知事的，便对袁大头道：“这不算礼物，不过姑娘初来，不好意思白手进门。我那里预备了几两好土，自己没有敢

熬 明天一准送过来 聊表寸心。’袁大头笑道：“那是什么话 我这里收的礼物，还没道完谢呢，你怎么又说送礼的话！可是我话说明 要说有好东西 自己哥儿们 大家尝一点 这个我承认。若说是谢礼，做这么一点芝麻大的事，先得要好处，我这人瞧着可不够朋友。”短腿李道：“谁又敢说是谢礼呢？”袁大头越发笑了 因道：“那就好。你请回去，我带着姑娘一块去见那经理。姑娘这样温柔的人 他八成儿就对劲 只要他一点头 不但可以加入 以后准能红。”短腿李道：“唱红是没准儿的，一来要用功 二来也要碰造化。我这就是拜托一件，务必请您帮忙，给她说成。钱我是不敢说，只要您在戏码上多维持一点儿就把忙帮大了。”袁大头道：“反正我是尽力去办，办到哪里是哪里。今天我们那任经理，正在园子里查账，这个时候就去 没有卖票 办事的人 也都没到 可以从从容容地谈一谈。”短腿李对芳芝仙道：“你就和袁大叔一路去吧。说话谨慎点，别露怯。”芳芝仙含着笑点头哼了几声。这就三人出门分头而去。

袁大头雇了两辆车，一块儿拉到游戏场的门口，就在前引导，引到经理室去。那经理任秀鸣，刚刚把账给清过去，衔了一根雪茄烟，斜躺着坐在一张半旧沙发上，微微闭着眼睛，在那里养神。这时忽然听得门敲了两下 接上有人叫了一声经理 任秀鸣道：“进来吧。”一抬头 只见袁大头之后跟随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 只穿着一件长长的花布旗袍，羞答答地走了过来。还没有开言，袁大头就对她道：“这是任经理。”人家听说 就斯斯文文鞠了一躬。任秀鸣一猜，就是一个唱戏的，不过没有一点女戏子的习气罢了。当时点了点头说：“请坐。”

袁大头先坐下 芳芝仙却微微向后退了几步只靠住了一把椅子，没有敢坐下。任秀鸣见她这样子不由得就先带三分喜色 后来袁大头婉转地说 她能唱许多戏。也真是有缘 任秀鸣却不怎样考量 便道：“我们反正要找人 寿老板愿来 那很好。”芳芝仙心里预料着这事不定要费多少唇舌，不想一帆风顺，三言两语，便解决下来了，心有一阵

子愉快 那脸上就禁不住有一点笑容。还是不住地低了头 偷看任秀鸣的颜色。任秀鸣见她含情脉脉益发是欢喜 又道：“我说了这样办，就这样办 你回去和你家里商量 定下前三天打泡的戏。三天以后 我们就可以正式订合同。你既然唱了有些日子，自己当然也有些把握，这事总办得妥。”芳芝仙道：“我家里没有什么商量的 只要您这儿答应了 我自己就可以定下三天打泡的戏。”任秀鸣答道：“好吧 你就先说出来 我给你记下。”一面说着 就站了起来走到桌子边去 坐下拿起笔来 偏着头望她 等她报戏。她报一样任秀鸣就写一样 写完了 都是如《玉堂春》《汾河湾》之类 很重头的戏。任秀鸣把头在笔杆边连连点上了几点道：“行行行！”他的手按在一张写字台上 芳芝仙报起戏来，就站在他的左手下 两手不知不觉地按住了桌沿 真个像十根水葱儿摆在人面前。

任秀鸣道：“好吧 我们的话 就是这样一言为定。至于详细办法，我托袁老板和你府上去商量。”芳芝仙一机灵 又给任秀鸣请了一个安 连道两声谢。这才掉转身躯 缓缓而去。袁大头问道：“经理 你看这孩子怎样 扮相准不会错 可就不知道能唱不能唱？”任秀鸣道：“你不是说她师傅很好吗 既然有好师傅，一定不会坏到哪儿去 我们就让她打三天泡再说。”袁大头向来是跟着任经理说话 经理都说这人能唱 自己哪有不赞成之理 便连连说好。那边短腿李 正也恨不得早一刻得着消息 当天晚上就到袁家去了一趟 袁大头一见面。就连拱两下手道：“恭喜恭喜 事情全办得了。”短腿李道：“有您出来帮着办 我就知道这件事坏不了 但不知道任经理是怎样的说法。”袁大头一想，人家曾答应送我几两烟土 应该先给人家一点好消息才是 便把任秀鸣完全满意的话 说了一个痛快。短腿李一想 连经理都乐意了 这事还有什么问题 便笑着一拍手道：“大哥 我不是说了吗 这事只要一办成 准不能让您丢人。这样一来 我们共事的日子可就长了 以后还得请您多多维持。”说时 眉毛向上一扬胸脯也挺了起来 看他这一份得意 简直是不可以用言语去形容。至于烟土的话 却一字不曾提到

袁大头一见，心里有二十分不高兴。于是将脸色一正，只管晃着脑袋道：“天下事情不能看得那样容易吧？无论是谁，没有上台，事情都不能定的。任经理是喜好无常的人，他说的话，不能就说是刻板刻的，没有变动。就算他真的答应了，在旁边挑眼的人，还有的是啦。”短腿李道：“是的，是的，作兄弟的还有什么不明白，凡事都求您携带，我决计忘不了这一份情。”袁大头见他又软下来，索性道：“据我看，我们那任经理，他就是靠一时高兴做事，也没有去想一想。你想也没瞧过人家的戏好不好，马上就请她。若是到了台上之后，并不能唱，她唱的人要什么紧，可是戏院子里丢了这个面子，向哪里挽回呢？这样办，我就不大赞成。”短腿李道：“袁大哥说的这话，自是有理。可是兄弟和大哥的交情不同，只要能对付，大哥就得帮忙。我不敢说我们姑娘唱得怎样，不过上台唱总是能唱的。你瞧，我说了半天的话，把一件正经事倒忘记了。”于是在身上摸索了半天，摸出两个纸包来，一个纸包，都有豆腐块那样大。他手上托着纸包，笑嘻嘻地送到袁大头面前道：“大哥，这就是我上回说的那点东西。少虽少一点，好在咱们哥儿们，不是外人，你就留下玩几天。这话可又说回来了，瓜子虽小是人心啦。”袁大头不曾打开那纸包，早就迎风闻到一股陈土香气。及至将纸包接到手里，掂了一掂，约莫有二两一包。这种土，是不能照市价算的，就是照市价算，也得三元五毛上下才买到一两。三四一十二，四五得二十，就这样算，也够十四元钱之多了。笑道：“我大胆喊你一句兄弟。老兄弟，你这样办，似乎有点和老大哥开玩笑。以为大哥做这一点事，还要你送黑礼吗？这话让外人听了，透着咱们哥儿们没有义气。这是何必呢？你就不费事，难道人家经理都答应了，我还有不作这顺水人情的道理吗？你费事我真不过意。”短腿李道：“我又不是买的东西，费什么事呢？”袁大头道：“虽然是家里有的，你存着这点东西，我一齐给你拿了来，这是显得有点儿过分。”短腿李道：“不，我家里还有，又不止这个。你熬得了，我再要到这里来，咱们

哥儿俩 就可以对吹几口了。’袁大头笑着将烟土收起 拍了短腿李两下肩膀道：‘不是你哥哥夸口 我准保你以后有好土抽。’短腿李道：‘戏院子里的事 我就托重你了。说句不见外的话 我的事 也就和你的事差不多。总不至于要我老惦记着。’袁大头不住的将头乱晃 说道：‘不至于 不至于。你放心回去告诉大姑娘 预备打泡吧。’短腿李见事已十分有把握 自是欢喜 便告辞回去。

要走的时候，袁大头要拉住他在家里吃饭。短腿李再三不肯，袁大头才将他送出大门。短腿李得了这种好消息，首先便是向芳芝仙的母亲寿二爷去报信。

到了寿家，正遇着芳芝仙的继父大秃牛。大秃牛穿着一件对襟排扣夹袄 连着里面的汗衫一个钮扣也不曾扣上 露出胸面前堆油也似的一摊肥肉。沿着胸窝由上直下，稀稀落落长了一路细丝卷头的黑毛。他倒是像一个有福气的人 挺着一只大肚子 横锁了一条板带 束住裤腰。裤带上搭一条毛绒手巾 正抽下手巾 来揩头上的汗珠。短腿李先笑道：‘大爷 没有出门？’大秃牛道：‘没出门。你瞧 大姑娘还没有红起来 先长了脾气了 嫌面条儿没卤 要吃烙饼 她妈也是倔 又不理她。没法子 我只好来动手。你瞧 几张饼烙我这一头的汗。’短腿李笑道：‘这会子你烙饼给她吃 到了明年这时候 你怕她不会烧鱼翅海参给你吃吗？’大秃牛道：‘那个我可不敢望 只要她多挣几个 能凑乎着大家过一个安闲日子 那就得了。’短腿李道：‘我瞧这孩子准有希望 不信 你望后瞧。刚才我从袁大头那里来 先是直挑眼 后来我拿出那三两多烟土来 什么都答应了 只差没有叫我爸爸。我就知道这东西爱贪小便宜 只要眼面前能吃点亏 事情没有办不成功的。’大秃牛笑道：‘我不知道您是要用这种手段。若是我知道 用不着四两土 只要把两毛钱买一盒烟卷去送他 他就够乐的了。’两人一路笑着进屋里去 寿二爷嘴里 正衔着一根烟卷 两手一叉腰 靠住了房门望着芳芝仙吃烙饼 那样子心里是有些不大愿意 见了人进来也不作声。短腿李

向她拱手道：“大嫂 恭喜恭喜 事情总算全妥了 就让我们自己拣定日子登台。那袁大头抽了三四两土，完全跟着我们说话。据我看 以后我们多给他一点好处，一定能给咱们帮大忙。”

寿二爷先是知道这事成功了，总怕还有什么变卦。现在短腿李又是这样说了 事情已是千稳万稳 心里也是欢喜 就不怨芳芝仙要吃烙饼了。因道：“这儿事既然成了 天桥就不用去了。趁这两天工夫 好好的把嗓子吊一吊。”芳芝仙自伏在桌上吃饼 却不理她妈。寿二爷道：“怎么不言语了。我们不说你什么 你倒生我的气吗 别生气了 我给你摊两个鸡蛋吧。”芳芝仙笑着将身子一扭道：“别理我 我不吃鸡蛋。”大秃牛对短腿李笑道：“怎么样 我说大姑娘长了脾气不是？”说毕这话 嘻嘻地直乐。寿二爷看见大秃牛乐 她也乐 芳芝仙只管噉嘴 他们都觉得那是有意思的。短腿李是师傅 更是要捧场了。

从这天起 芳芝仙就换了一种身价 行动方便 穿吃好了起来。过了几天，靠了袁大头作内应，已经在游戏场登台，打了三天泡。这一位任秀鸣经理，是终年也难得正正当当听一次戏的。在芳芝仙登台的时候 他竟抽空看了两次 第一他就觉得扮相好 第二态度也非常温柔 不等三天的泡打完 他就先对袁大头说，一定请她。到了第三日短腿李带着寿二爷、芳芝仙 三人一路 到经理室去订合同 依着任秀鸣的意思 原来有两个二路青衣花衫，一个是每月六十元，一个是每月包银八十元，芳芝仙是天桥新上来的一个人物 钱不必给得太多了 就打算给她六十元 事先和短腿李谈了一谈 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这天芳芝仙穿了一件淡绿色的夹旗袍 学着女学生 平分左右 梳了两个圆圆髻 头发抹得光滑不乱 齐齐整整 大有大家闺秀的风度。任秀鸣就不由得生了一个念头 凭人家这样的身份 只给她六十块钱一月 未免对不住人。还是给她八十元吧。我们这大一个公司，一个月哪在乎二十块钱呢。因是大家进来坐下之后 他就说寿老板戏不

错 只是怕戏太少一点。短腿李听他这种口音 料定他不过是给六十元的包银。望了望任秀鸣 又望了一望寿二爷 料也有事宜在后。不料任秀鸣说道：“我看寿老板人很老实 将来可以长久的共事 我也不照原额算 总可以加个十块八块的。”他说这话时 心里计算着 就是出的钱介乎六十八十之间。让他们一争，再加到八十元。就在这个当儿 他的听差 送来一壶香茗 把茶杯子摆好了 正要向杯子里斟茶 电话铃响了 于是放了茶壶去接电话。芳芝仙正靠了桌子坐的 她见茶壶摆着 就提起壶把来 先斟了一杯茶 先嘻嘻地笑着 又轻轻地说道：“经理 您喝茶。”一说着这话 脸上一红。任秀鸣受了这种优待 心里更乐了 刚才 想给她七十元的意思 现在又改变了。觉得要和人家表示好感起见 总得给八十元 若先说七十 让人家争了 再加为八十 面子上就不大好看。听差回来斟过茶之后 任秀鸣把一只右腿架在左腿上 向着短腿李道：“我总特别优待 打算暂定八十元的包银 不知各位意下如何？”短腿李还没有作声 寿二爷将身子挺一挺 脸对着任秀鸣一笑 接上说道 照经理说 经理给这么多钱可也真不少。不过我们姑娘在外边 行头是可以穷凑乎 到你这儿来了 可不行啦。第一就得制许多所行头 其余的都多花起来 自然 我们自己先得想法子 垫着花。可是戏馆子里包银多一点 我们以后就可以每月还债 一面还找补些。经理 唱好了 也是戏馆子里的好处啊。”任秀鸣原是不大愿意得罪芳芝仙的 再经寿二爷一说 便沉吟了一会子。

芳芝仙原不开口，默然坐在一边，现在见母亲说过，任秀鸣虽没有答应，也不曾拒绝，或者还可以要求加一点，因笑着对任秀鸣道：“经理 我妈说的都是真话 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什么说的 请你多帮一点儿忙。”任秀鸣听了这几句话 面子又软下来。便道：“我们先订两个月合同 每月包银八十元。过了两个月 真是彼此相投 再加一点 也没有什么办不到。”短腿李一听合同期限这样短 却有些着慌 眼睛看着寿二爷 对任秀鸣道：“经理说的很对 包银我们就不争了，倒是合同日子订长一点的好，省得将来又说第二

次话。任秀鸣心里暗存着一百块钱的数目，让他们慢慢去争，不料只出八十块钱，事就妥了。短腿李说要把日子订长一点，当然可以办到，于是大家欢天喜地的，就把合同订定六个月。

芳芝仙也就天天来唱戏，先是顶着原来青衣的缺，戏码子唱在半中间，芳芝仙就和后台管事袁大头商量，能不能把码子往后挪一挪。袁大头说：“照着咱们私人交情说，那是可以的。不过由我把戏码子乱挪，别人是要反对的，非经理下命令不可。他现在正在经理房里烧烟，你何不寻他去，他对你，我瞧倒很客气。”芳芝仙每次碰到任秀鸣，他总是笑嘻嘻地点头，料得去说话，不至于碰大钉子，就整了整衣裳领子，摸了一摸鬓发走到经理室去。她走到那门口，就闻见一股很浓重的鸦片烟气味。隔了门帘子，听见唏哩呼噜，门里有人抽鸦片抽得正酣。她明知是任秀鸣在里面，却低低地问了一声道：“经理在家吗？”任秀鸣一听那声音，非常地尖脆，就知道是芳芝仙，连连说道：“请进来，请进来。”

芳芝仙一掀门帘子，只见上面一张铁床上，被条叠得高高的，床中间一盏烟灯之下，照着摆了许多烟家具。任秀鸣一个人横睡在左边，床面前放了一个方凳他摆脚。他见芳芝仙进门，一翻身坐将起来，踢着床面前的方凳子，让芳芝仙坐下。芳芝仙又将方凳向后挪了一挪，这才坐下。笑道：“经理，你一个人烧烟吗？”任秀鸣道：“我没有瘾，不过玩两口提一提精神，自己随便烧烧就行了。你会不会这个？”芳芝仙笑道：“我们年轻轻儿的会了这个那还了得吗？”任秀鸣笑道：“你师傅可是个大烟鬼。”芳芝仙道：“可不是，我就为他这事发愁啦。”任秀鸣将腿一架，身子一晃，对他笑道：“有你这样的本事，还怕养不起师傅的大烟吗？”芳芝仙道：“这话可不敢说，遇事还得请经理帮忙。”说到这句话，就要出口，多少有些害臊，不由得低了头，抽出肋下掖着的手绢来握了嘴，接上咳嗽了几声。任秀鸣道：“我还不帮你的忙吗？只要说得出去的，我总是办。”芳芝仙默然了一会，又微微咳嗽了两三声，这才红着脸向任秀鸣笑了。

一笑道：“我有件事求求您。”任秀鸣见她这样，料到必有所求，便道：“你只管说，我总可以商量。”芳芝仙偷眼看他颜色，是很和气，料到没有什么大问题，便笑道：“这事在您，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就容易。”任秀鸣道：“究竟是什么事呢？你想改合同吗？”芳芝仙道：“那怎么成？我的意思，不过和您商量商量，想把戏码子给我向后挪一挪，可是真要不成，我也不敢勉强。”说这话时，低了头，眼睛只看了胸面前，任秀鸣看不到她的脸，他只能看到她黑缎子似的发顶。因笑道：“就是这一件事吗？这倒没有什么难的，你的意思，要挪后多少呢？”芳芝仙这才抬起头来，微笑道：“这就是您的意思了。我说要唱压轴子，那也能够吗？”任秀鸣在烟盘子旁边，拿起一筒烟卷，掀开盖，送到芳芝仙面前，说道：“抽烟。”芳芝仙笑着站了起来，摇了一摇头。

任秀鸣于是自取了一根，擦了洋火，一口吸去，只见烟卷上的火头向里直烧了过去。任秀鸣取下烟卷，站起来，向茶几上烟盘子里弹了一弹烟灰，然后背着手在屋子缓缓地踱着。芳芝仙看他这情形，料是不容易办到。便站起来道：“我不过这样说一声儿，若是经理真觉得为难，那就不必提了。”任秀鸣道：“把戏码子挪一挪，那是不成问题的事，只要我对袁大头说一声就行了。不过我还有些排新戏的事，要和你商量商量。你哪天有工夫，我请你吃饭。”说这话，扛着肩膀只是向着芳芝仙傻笑。

芳芝仙见任秀鸣踌躇了半天，当然是戏码子不容易挪动，不料说了出来，却是要请她吃饭。吃饭虽然是一种很平常的事，可是任秀鸣不坦然地说出，倒显得不大方便。芳芝仙正了颜色，低声道：“这您不要客气。”这您不要客气六个字，出了她的嘴唇，几乎就没有了声音，任秀鸣并没有听见一点。不过她要说的那种意思，任秀鸣倒是知道，因笑道：“那要什么紧？她们我也是常请吃饭的。我就是这样，有赏有罚，谁的戏要唱得好，我不另外报酬一下，心里是过不去。”芳芝仙道：“要唱得好，也是我们本分的事，哪里能另外要谢